

“非洲写作”的光谱 折射着这片大陆斑斓的文化性格

柳青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时，他的作品能找到的中译版只有《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的两个短篇，《博西》和《囚笼》。非洲文学进入大众视野，《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译本再版，这部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编辑的短篇选集，为读者了解非洲文化性格打开了一扇友善的大门。

阿契贝在选择作家和作品篇目时，追求“非洲自身千差万别的体现”，他概括道：“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瘦，南部作品更为浓郁，在西部海岸，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而在南部，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与种族主义发生痛苦的关系。”这是仍然显得笼统的概括，事实上，这个覆盖了非洲不同地区、年代和作家风格的选本，指向非洲小说创作风格流变与现代性发展，斑斓地呈现了“非洲写作”多样化的光谱。

文学成为记录、 回应和评价当代 事件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在散文《小说的真实性》中，提到他本人遭遇的一段荒诞经历。他在1966年写了一部社会讽刺小说《人民公仆》，以一场虚构的军阀政变结束。小说出版时恰逢尼日利亚独立后的首次变局，激起千层浪，在之后的内战期间，谣言甚嚣尘上，甚至十年后作家仍因此遭到责难。阿契贝不无恼火地自嘲：“一群军官谋划时，会邀请一位小说家旁听他们的密谋，然后等待长达两年，由小说家完成作品并出版。直到这时，军官们采取行动，目的是赶上小说的出版时间。人们真的相信这套？”作家遭遇的这段冤屈，其实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也从中间见非洲虚构写作和现实的高度捆绑，许多作品或是对“进行时”的速写，或是敏锐地预见到即将降临的“将来时”，文学成为记录、回应和评价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的《国内和平》是一则微言大

义的小品。一个小人物从战争中幸存，“活下来真好！战争培育了乔纳森，赐予他五件至宝——他的，老婆的，和三个孩子的脑袋。外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那是个奇迹。”头脑活络又吃苦耐劳的乔纳森，用自行车当出租车，靠着载送军官家属赚了第一桶金，随后兢兢业业地做水果、卖早饭的小生意，渴望劳动致富，哪想到战火放过了他的性命和房产，和平年代一贫如洗的“同胞”却把他洗劫一空。国家独立没有带来应许的新世界，没完没了的动乱和贫穷，让普通人的生活如同上天随心所欲的投骰子。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参加1962年的“非洲作家大会”时，发现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阿姆哈拉语等大量非洲当地语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出于抗争意识，他决定转向用肯尼亚老家方言基库尤语写作。而在那之前，提安戈的文学专业是英语文学，他以英语写作进入文学界，可以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古典文学塑造了他早期的文学品格。在《片刻荣耀》这个短篇里，能看到他直接受惠于狄更斯和左拉。罪恶的资本对人性的绞杀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区别伦敦、巴黎和内罗毕周边的新兴城镇。年轻的姑娘殊途同归于金钱的祭台：“她赚不到钱买金光闪闪的袍子。没有租房津贴，没有玉米粉，也没有拿薪水的男朋友，一个月75先令能做什么？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沦落风尘还不到一年，已经这么老了。”到处是钱，到处在生钱，被席卷在“发展”的大湖里，女孩既无法坦然地出卖自己，也没有一个宁静甜美的故乡能回去了。“她，她这代人，再也不会与土地、庄稼、清风和明月同乐。这一代人对生命的奥秘感到麻木。”一个“堕落”女孩的私人化的倾诉，就此转向对群体命运的隐喻。

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 到非洲口头文学的灵魂

提安戈放弃英语，改以家乡方言写作后，他的信念是“用非洲的民族语

言写出能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比肩的作品”。而这种追求实质仍以欧洲文学为度量衡，变化的只是语言载体，而不是表达的方式。反而是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他以法语写作，却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到西非口头文学的灵魂，开拓了独一无二的文风和文体。塞姆班是渔民的孩子，没有受过法国占领者的精英教育，他在二战期间作为法国海外属地的雇佣兵入伍，战后在法南缺乏保障地打短工讨生活，先是雷诺汽车厂的装配工人，后来到马赛港做码头装卸工，直到因为腰伤失业，回家开始小说创作。长久地生活在底层，塞姆班创造了一种质朴、生动、类似摆龙门阵的文风，《假先知》这样的小说，更像是一部“被法语记录下来的西非口头传说”。作家受过穷，吃过苦，对那个阶层的无奈和无赖有深切的了解，却不怒不怨，以无法无天的小人物睥睨一切的幽默娓娓道来“一无所有者的”冒险：“马哈默德恪守祖先遗训，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我也要分享。他赶着场子，从这里到那里，一边走一边不停乐，谢谢撒旦，我相当懂得占用别人财产的艺术。”两手空空的马哈默德靠假扮先知诈骗发迹，却最终被另一个两手空空的窃贼偷走一切。从《假先知》这则微小但充满能量的寓言里，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这位后来更以电影创作而为外界熟知的“非洲电影之父”，找到了让非洲发声的途径。

女性在自己身上 发掘神奇的力量

同样是用法语写作，同样以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欧洲文艺界，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贾巴尔在非洲文学的表述中创造了另一种不可替代的声音。她在200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建院370年接纳的第一位非洲作家。但她认为自己终生是个流离失所的人——她生活的马格里布地区既是非洲大陆的边缘，又是阿

拉伯文化的延伸处；她来自穆斯林家庭，却被送入基督教教会学校；她的母语应该是北非阿拉伯人的柏柏尔语，但她受法语教育。“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父亲牵着送入法语学校”，这是让她回望时深感痛苦的童年意象，她学习写作的语言，是属于侵略者的语言，是充满男性暴戾气质的父权的语言。“说法语时，我无法隐藏自己的口音，我的童年口语即使被置于边缘地位，它们的韵律、节奏和潜藏的生机总会浮现在我的书面法语里，像暗流一般。”“童年口语”隐喻着不被官方历史承认的民间的声音，女性的声音。

贾巴尔在小说《广阔之囚》中创造了一个抒情的意象：在梦中邂逅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撒哈拉壁画，在鸵鸟和牛群间，女猎手留下她们昙花一现的背影。她在《写作语言中的追忆》一文中感叹：“所有在我故土上生活的女性，都要被困在封闭的花园或庭院，只剩下空无一人的街道，或是只有男性身影，这顽固的性别隔离一直占据着社会生活、城市和历史叙事的中心。”所以，她的短篇小说《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女人的姐姐》恰是这样——向更远方旅行，永远流亡，成为女佣、女奴、无依靠女人们的保护神。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林出版社出版

阿西娅·贾巴尔以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欧洲文艺界，在非洲文学的表述中创造了另一种不可替代的声音。图为贾巴尔导演的《雪诺瓦山的妇女之歌》电影海报

文学是对边界的瓦解

许多年前，津巴布韦作家丹布佐·马雷切拉凭处女作短篇小说集《饥饿屋》惊动欧洲时，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就比肩尼日利亚剧作家沃莱·索因卡的非洲新生代作者，谁能想到，就在索因卡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的第二年，马雷切拉悄无声息地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街头。从2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到35岁早逝，马雷切拉既被英语文学界视为“可怕的非洲孩子”，又被非洲的一部分前辈们非议“叛逃欧洲的年轻人”。马雷切拉被欧美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类比为索因卡，是因为他们都抗拒“对非洲灿烂过去的迷恋”，也奋力在写作中摘除“非洲属性”的标签。

从他自哈拉雷到牛津求学受挫的具体情境中，马雷切拉体会凌驾于种族之上的、某种更普遍也更顽固的，人对人的压迫。他在197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牛津发现自己是被白人蓝领羡慕的“学院青年”，牛津校园的围墙隔开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而从家乡传来的消息，国家独立了，黑皮肤的权贵取代了白人总督……家乡和他乡的现实却让马雷切拉陷入很深的孤独。

在这本追求多样化的非洲短篇小说拼盘合集里，马雷切拉很短的一篇《原生生物》仍然闪耀着他不愿归属于任何“文化”、“国族”或“群体”的独立锋芒。小说里的“我”，在垂死的谵妄中，浮沉在记忆的湍流里，童年的童话和现实苦难幽约的影子错乱地混杂成凄艳的忏悔：“我这一生是只人鱼怪。空气里都是怪兽，所有成年人都是人鱼怪。也许孩子还有机会。”马雷切拉的修辞是璀璨的，但支配着他的语言是一个愤怒呐喊的灵魂，即，文学从来不是高级或高雅的民俗，它可以超越具体的情境进入纵横于时间和空间的人类精神世界，不停地破坏和瓦解着各种边界。

文艺辣评

《猎罪图鉴》：画皮之外更要画心

邱唐



▲《猎罪图鉴》中，檀健次(右)扮演画像师沈翊，金世佳(左)扮演刑警队长杜城。图为《猎罪图鉴》剧照

观点提要

这些年，尽管法医、法证、心理分析师、网络技术员等纷纷在刑侦剧中担任主角，刑侦剧如何创新却日益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仅仅是表现公安系统内不同警种在形式上的差异，而剧情设置、讲述技巧以及精神内核高度同质化，终究会把国产刑侦剧的道路越走越逼仄。

好奇、冒险、求刺激或许是人类在内啡肽驱使下的一种本能，而探索真相、匡扶正义又实在是在很多人年少的梦想。因而，能够带着观众沉浸式破案抓坏人的刑侦剧始终是电视剧江湖中成熟而坚挺的一支力量。而2022年第一部能够引起热议的刑侦新剧的光环，显然属于占得先机的《猎罪图鉴》。

刑侦剧作为一种剧作类型是有底蕴和历史的。以最严苛的标准来划分，凭借一部横空出世的《九一八大案纪实》，1994年也可算是无可争议的国产刑侦剧元年。此后近三十年，国产刑侦剧始终处于方兴未艾、佳作迭出的状态，与其他行业剧甚至类型剧相较，表现殊为亮眼，留下了《重案六组》等多部经典作品。而此番《猎罪图鉴》能够成功出圈，必然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在皮相层面。

最直观最具象的，当然是题材的创新。《猎罪图鉴》第一男主沈翊是警局画像师，呈现了画像师这样一个平时并不受关注甚至不为人所知的工种的工作情境，聚焦于他们的工作能对破案追凶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颇具匠心的情节设置。毕竟，在以往的刑侦剧中，我们习惯了刑警、法医、法证，甚至心理分析师、网络技术员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大显身手，而《猎罪图鉴》显然给观众找到了新的兴奋点。

不知从何时起，国产刑侦剧形成了一个极其尴尬却异常顽固的传统，那就是每一个或曲折或狗血的案子告破后总要来一段说教或者煽情来强行升

华一下。《猎罪图鉴》因为题材的特殊性，画像师“画皮——画骨——画心”三阶人设，成功将这一传统合理化，刻意仍显刻意，但似乎没那么突兀了，毕竟还是在讲画儿且至少没有与主线剧情完全割裂。而全剧双男主的人物设定，沉迷工作无人恋爱，免去了探案之外雷人拖沓的情感线，也因只有20集的长度。

上述种种，使得《猎罪图鉴》在各种统计和网络声量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只是电视剧作为商业产品的成功；要问的是，作为艺术形式的剧作，究竟怎么样呢？借用剧中人所言：电视剧究竟是仅仅画皮了还是努力画心了？

在我看来，《猎罪图鉴》在题材上仍然是缺乏实质的创新。优秀画像师沈翊凭借自己神乎其技的画术，侦破一个又一个曲折离奇的复杂案件的奇妙经历——看着“皮”是焕然一新的，之前没人专门关注过画像师这个群体；但作为“心”的叙事架构并没有突破观众司空见惯的套路：不过是强调某一个特定的不太为人所知的职业对于破案的特别作用而已。说白了，就是单纯的警察抓坏人的剧情太多，观众看烦了，于是《鉴证实录》开始展现物证技术人员的鉴证工作，《法医秦明》描绘了法医对于破案的重要贡献，而今《猎罪图鉴》又让观众见识了警局中画像师这样的存在。之所以说其仍然是套路，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天才却孤傲，背负沉重过往与秘密成了此类刑侦剧主角的“标配”。沈

翊有着诸如望骨画脸、三岁画老这些仿佛开了挂的神奇技能，并在洞察力、分析力等各方面睥睨全局，可是却在年轻卷入对于前刑警队长雷一斐的谋杀案中，至今对着镜子都会表现出神秘而诡异的目光……对照“标配”，全中。那么，这样的画像师沈翊，与法医秦明、明川，与鉴证科高彦博、林家原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尽管看着乱花迷眼，但是这种将镜头在不同职业群体中进行切换就是创新了吗？公安部门内部的不同工种就那么有限的几种，拍完了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拍刑侦剧？又如何拍？仅仅是表现公安系

统内不同警种在形式上的差异，而剧情设置、讲述技巧以及精神内核高度同质化，终究是把国产刑侦剧的逼仄越走越逼仄，无法永续发展。而更大的硬伤则是剧本本身。电视剧多多少少总会有点主角光环，但沈翊的光环未免开得太大了。且不论所有刑事案都要靠本身属于刑侦辅助部门的画像师的凶手画像才能告破，是一件多么失真的事，更离谱的是，作为画像师的沈翊几乎包揽刑警队的所有工作，从追凶、现场勘验、鉴证甚至走访、审讯，几乎无役不予，而案件的关键证据且仅能被沈翊发现，公安机关的

工作制度、专业分工在主角光环之下都化作浮云。事实上，近年来的刑侦剧似乎都是这个套路，一旦聚焦于某个职业，这个职业的主角就瞬间化身美式超级英雄，整个公安系统离了他就不能运转了，辖区内一切大案要案都要靠他才能破，刑案现场完全变成了个人秀场。主角一个多智而近妖，无所不能；而其他配角就全员躺平，化身废柴。这样的主角高光时刻，偶一为之，刺激一下观众的肾上腺素，并无不可。每集如此，甚至每剧如此，就实在叫人无法接受了。把破案写成儿戏一般，全系于主角或者某一职业一身，我就很想知道，

要是法医秦明和画像师沈翊碰到一块儿会是怎样的热闹场景呢？

在把画像师塑造得无所不能的同时，《猎罪图鉴》在剧情展开上则非常悬浮。我们理解无论法医、鉴证还是画像，都是非常专精的技术，电视剧不可能如专业课程讲授一般让观众完全了解其原理和机制，更何况还有涉密的问题。但是，该交代的基本问题还是要交代清楚，至少不能让观众觉得费解，甚至觉得虚假。看《猎罪图鉴》，沈翊究竟怎么样还原犯罪嫌疑人的样貌，如何根据颅骨复原其生前面容，观众不会有期待能够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跟小女孩聊了聊花盆里的蜗牛就断定受到强烈刺激的女主不是胡乱吃语，甚至分离组合出了强奸她的三个男性面容；去看所跟女嫌犯一通问话，绝少涉及具体容貌特征却能够精确描绘出其同伙的面容……这类情节就太过跳脱与突兀了。此外，剧情过于依靠巧合推进，如果在美院兼课的沈老师没有碰巧讲到阿尔泰米西亚·真蒂莱斯基的《朱蒂斯斩杀赫罗孚尼》，他会想到两女配合杀死渣男吗？如果小朋友没有要拔披萨，还去了她生父开的那家店，临时奶爸沈叔叔会揭开贺虹的二皮脸吗？一旦没有办法以常理常情来说服观众，那只能说明这些情节完全是案子必须，且必须由画像师主导来破的霸道逻辑的产物。

总体而言，《猎罪图鉴》成功地捕捉到一个新颖的叙事角度，且以偶像派颜值担当与传统经典类型剧相结合，因而具有了天然的吸睛力与话题度。然而，在剧本的成熟度和精细度、年轻演员对于刑侦人员角色的驾驭力以及成片的剪辑取舍等方面仍然显得颇为粗糙稚嫩，从而使得全剧在真实性和共情力层面上显露不足，总有一种虚浮和隔膜之感，无法真正感染和打动观众。期待未来的国产新刑侦剧，能够真正像沈翊追求的最高境界那样，“画皮”之外更要潜心去“画心”。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研究员)